

第三十四回 松經略初次立奇功 重義王全軍遭大難

話說吳方既已授首，寶珠回到房艙坐下。紫雲道：「今天真怕殺人。」寶珠道：「連我也唬慌了。」紫雲道：「如果太太在這裡，一天卻也不能過。」寶珠一笑。紫雲又笑道：「怪道許少爺不放心，那麼哭呢。」寶珠碎了一口。紫雲道：「我還有一件事問你，你在家裡膽子很小，怎麼如今任什麼不怕呢？吳方那個頭好不怕人，我見著點影子，趕忙跑進來了，你還細細的賞鑒他，我真佩服你。」寶珠道：「連我也不解，自己覺得心腸都硬了許多。」紫雲道：「可不是。」

二人閒談，天已大明。當日接一封家報，說家中平安，松蕃欽賜進士，一體殿試，已點了傳臚，自然也是歡喜。且許又庵榜下知縣，心中更喜。只是主子因我出兵就賜我兄弟進士，這個傳臚，自然也是情面了，如此隆恩，何以圖報？惟有早定苗疆，以酬聖德。遂請墨卿過來，將李府家信，交付明明白白。墨卿看了，也覺歡喜。問問昨夜的賊情，寶珠細述一遍，墨卿都唬呆了。從此回營，每夜著人上宿。

此時五月中旬，天氣正暴。寶珠將五千水軍，已練得精熟，號為靖海軍，擇定二十六日開兵，傳令各營準備。這些將士，養歇四個月，一旦聽見出戰，好不踴躍！一個個磨拳擦掌，預備廝殺。到二十六日定更之後，軍中放了三個大炮，用許多稻草紮成人形，上蒙黑衣，騎在大葫蘆上，手執錫箔糊成的槍刀放在水上，用繩索前後聯絡，往下流慢慢飄去，令眾將只在寨內虛張聲勢的助威。

賊營中聽得出兵，火炮燭天，金鼓動地，況此刻淡月未上，疏星微明，也看不真切，但見水中隱隱的，有些穿黑衣的，明晃晃兵器，隨流而下，四面八方，炮聲接應。眾賊大驚，忙報入中軍，邱廉因吳方喪命，這兩日悶悶不樂。聽說劫寨，連忙擺駕到前營，只聽江聲大振，水裡無數的軍士，衝波逐浪而來。邱廉傳旨，夜晚之間，不知彼軍虛實，萬不可出戰，吩咐槍炮矢石當先打去。

眾賊遵命，弓矢如飛蝗一般，槍炮如雨點相似，也有打中水裡黑人的，但是打下水去，又慢慢浮上水來。眾賊看見，格外慌張，搖頭吐舌，無法可施。惟有將些弓箭槍炮不住的亂放，打得些影子在水裡或沉或浮，雖然沒有打退，也還不敢前進。賊營慌亂，整整鬧到五更。對過鳴金才退回去。到日間，仍是水關緊閉，安靜如常。夜間放炮擂鼓，又殺過來，又同昨夜一樣，天明收兵。

一連三夜，鬧得賊營徹夜無眠，人人俱怕。到第三夜天明，未收偽兵，被賊人看見，個個大笑，原來是用稻草紮成草人，蒙著黑衣，竟被他賺了三夜，枉費許多火藥，又放他好些箭。到晚又放出那草人來，眾賊坦然無驚，安然而睡。如是又是三夜，眾賊都笑道：「到底有點孩子氣，哄人的事，只可一次，識破了就不值錢。」於是賊人都不介意。

寶珠見賊營不做準備，傳令五千靖海軍，二更天一齊殺出。這些兵丁練得純熟已極，手取雙刀，跨上葫蘆，直衝過來。賊營全不準備，就有幾個夜巡看見，只道還是假人，也不理論。誰知到了船邊，發一聲喊，一擁而上，賊人在睡夢中，來不及通報，五千人橫衝直撞，如入無人之境，殺得人頭亂滾，鮮血直流，連水都紅了，賊兵叫苦不迭。一直殺到中軍，賊兵雖多，卻不敢迎敵，奉了邱廉退避。

寶珠到四更才收兵，整整殺了兩個更次，傷的賊兵無算，五千水兵回來，不少一個。寶珠歡喜，記了眾人功勞，各有重賞。寫了本章入朝，這是出兵以來第一次報捷。邱廉到天明，方回中軍，查點人馬，死傷甚多，不覺大怒道：「姓松的孩子，如此詭計，孤同他勢不兩立！惟望諸位將軍，努力爭先，助孤一臂之力。」就自己當先，開動輪船，望上流直衝。

寶珠傳令各軍，出寨迎敵，大開水關，諸將齊出。對面輪船飛也似的，漸來漸近。寶珠著五千水軍，齊跳下水，又著人將稻草蘆葦，連及短木長繩，望下流飄去，流到輪船旁邊，輪子就絞住了。輪船遠來，一股猛勁，水輪上護滿稻草，旋轉不動，只聽天崩地塌一聲，幾十隻輪船，炸去大半，賊兵要下水逃生，也來不及了。還是那邱廉來得快，跳下小船，才得了性命。

寶珠吩咐眾將齊出，趕殺一陣，可憐逃不及的賊兵，都被殺死，退了八十餘里。官軍只追了三十里，就遵令回軍。獲到大小戰船，不計其數。水上死屍，七橫八豎，不可勝計。寶珠全勝回營，賞勞眾將，此時將士，個個拜服。邱廉又折這一陣，心膽都碎，退到大浦，傳旨連夜立寨，嚴設木關，用心防守，俟銳氣養成，再圖進取。

次日寶珠去討戰，邱廉緊閉水寨，不肯出兵。寶珠衝了兩次，也不能破，心裡籌畫，賊兵防備甚嚴，須有奇計，方可破得。想了一會，同紫雲商量一回，又到陸營會過墨卿，各營巡視一遍，即吩咐眾將，任憑苗兵挑戰，不必理他，本帥破了邱廉，苗營自然支持不住。

回到中軍聚集眾將聽令。先取令箭一枝，對松勇道：「你領二十隻小船做前鋒，前船上盡裝茅草、魚油、松香引火之物，外蒙青布，去燒他水關。」松勇得令。寶珠又取令箭一枝，傳上京營都統慶勛、副都統吳琪，吩咐道：「你二人帶戰船二十隻，十員偏將，三千水師，今夜繞小路偷過賊營，在十里外小港內埋伏，候賊兵敗下來，不可迎他前鋒，只可剪他後隊。」慶勛、吳琪遵令。

寶珠連取幾枝令箭，吩咐左軍提督李文虎領四員偏將，十隻小船，接應慶勛。中軍大將孫再興、副將許天麟，帶弓矢三千，由小路抄出海口埋伏，賊兵到來，放箭亂射。右營總兵陳豹、副將劉晉升，帶領洋炮三千，出海口會合孫再興。五千靖海軍，伏在水底，救應各路，恐賊人由水中逃去，但看火起，一齊殺出。劉斌領本部兵將，隨著松勇火船，努力前進，其餘將士隨營。眾將得令，各去行事。

次日天明，九通大炮，金鼓齊鳴，船樓上粗細樂迭奏三番，元帥起兵，各船排齊隊伍，江聲亂振，紛紛望下流齊進。寶珠坐在中軍船樓將台上，中軍官手執令旗，後面掌著帥纛，許多將士分列兩旁，船上兵丁佈滿，殺奔前來。

且說松勇二十隻草船，離大寨五里先走，看見賊營不遠，就放起火來，望水關前一擁而上。趁著北風，燒破水關，衝進水寨，賊營大亂，一派通紅，風乘火勢，火助風威，二十隻火船，直衝到中軍，賊兵燒得焦頭爛額，哀聲不止。寶珠大隊又殺上來，賊兵無處藏躲，只恨沒生雙翅，一個個望水中亂跳。邱廉著慌，忙下小船，傳旨後軍速退。賊船紛紛的敗將下來，當不起這些燒著的小船順流而下，接著就燒，天氣又暖，煙霧迷天，賊在下風，連眼都睜不開。後面官軍緊緊追趕，火光沖天，炮聲動地，邱廉領著些殘軍，只顧逃命。

約有五七里遠近，水面上五千靖海軍，截住去路，混戰一場，又傷去無數軍士，搶奪了許多戰船。邱廉奪路飛奔而逃，後面喊聲漸遠，心下稍安。忽聽小港一聲炮響，唬得邱廉魂飛天外，吩咐快快逃生。慶勛、吳琪領著戰船，衝將出來，將了水關，一擁而

斷。邱廉同前軍逃去，後面賊船，只得跪下投降。慶勛、吳琪都叫捆縛，丟在水中，也不追撲。

邱廉又折一陣，心慌膽戰。李文虎也趕上來，邱廉沒命的望海口而逃，沿路還丟了好些船只，逃去多少賊兵，只落得百餘只小船跟隨在後。正要出海，孫再興、陳豹帶領兵丁，紮定海口兩邊，弓矢火炮，疾如暴雨，邱廉大哭道：「我命休矣！」旁邊有些賊將道：「大王休慌，臣等捨命保駕。」諸將手執團牌，護定邱廉，從矢石火炮林中，忿力衝過，可憐邱廉二十萬水軍，只剩三隻小船五十餘人下海。

寶珠大獲全勝，各將上前報功，軍政司記明功績，獲到大小船只軍器刀槍，不計其數。寶珠傳令，調澎湖鎮劉斌道：「總戎在此多年，地理熟悉，帶領本部之兵，駐紮海口，如賊兵復來，總戎守定要害，不可放他入口。本帥再著孫、陳二將，領弓矢槍炮六千助你，千萬小心，不可輕率。」三人得令。寶珠又分一萬兵，十員大將，分守上溪、海澄、陽春等處。李文虎領五千精兵，做各路救應。許多營頭，一路紮到海口，百餘里聲勢相接，自己大營，就紮在大浦。

次日一早，拜本入都，敘諸將功勞，首薦松勇、劉斌，也替墨卿列了名，又寫了一封家信。忽然接到副元帥的報單，說苗兵見海寇大敗，連忙退下去了。現在崑山立營，請令定奪。寶珠看罷，帶著護者從，排隊到陸營來。各營將士兵丁，一齊跪接。墨卿迎進中軍，居中坐下。墨卿先賀了喜，道：「我竟不知你是個將才，有這種謀略，我們只好甘拜下風的了。如不是你來，我真無法可治。」寶珠一笑。

墨卿道：「苗兵也嚇退了，我今日才放心。」寶珠道：「苗兵未曾摧動，尚在全盛，今天所以去者，非一定為海寇之敗，因久處南方，其性耐不得熱，今立營於亂山之間，乃取其涼爽。雖然退去，必將復來，吾兄不可輕視，守護格外要嚴。倘若疏於防閒，恐他乘虛而入。」墨卿道：「然則如何處置？」寶珠道：「我們還照常行事，緊守大營。我這幾天也乏極了，正好讓這幾日伏天也教軍士略為休息，養養銳氣。而且海寇必不甘心，必然拼命來報恨，還有大干戈在後呢！你倒不可過於率意。」

墨卿雙眉緊鎖，點了點頭，沉吟一會道：「你也該防備才好。」寶珠道：「用兵的事，只好隨機應變，那有個一定的章程？憑他怎樣來罷了。」墨卿道：「你先著人堵住海口的來路。」寶珠笑道：「好謀略，虧你想得到。」正在談笑，巡捕官進來稟道：「木都統、二少爺在轅門聽令。」寶珠吩咐傳進來。二人參見，不知有何話說，且聽下回分解。